

成语·郑州

随笔

利令智昏

李济通

利令智昏,出自《史记·平原君虞侯列传》:“太史公曰:平原君,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,然未睹大体。鄙语曰:‘利令智昏’,平原君贪冯亭邪说,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,邯郸几亡。”司马迁这段话,虽说的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秦赵长平之战,实际上是批判平原君为取上党之地,几乎亡国的故事。

公元前262年,秦国大将白起,率兵攻打韩国(都城在今新郑市)。先取韩地野王(今沁阳一带),后围韩国重镇上党(今山西长治市北),形势危急。上党守将冯亭在与韩国失去联系后,只得求助于邻近的赵国。于是派人求见赵孝成王,表示愿意献出上党之地,以求得到保护。因事情重大,赵孝成王忙招重臣平原君、平原君共同商议。平原君赵豹认为,秦军兵临上党城下,如果接受上党,后果不堪设想。平原君赵胜却持不同意见。他认为不费一兵一卒,即可得到上党,没有什么不妥。由于赵胜贤能,曾多次为赵国出谋划策,屡建奇功,加之他历任赵慧文王、赵孝成王的相国,虽三次罢免,又三次复职,威望堪高,所以赵孝成王采纳了他的意见,决定接受上党,出兵救韩。然而正是赵胜的贪图小利之举,几乎使赵国遭到灭顶之灾。

秦国对赵国接受上党的行为,非常愤恨,决计报复,公元前260年,秦昭王派大将白起出兵伐赵,赵孝成王命将军赵括迎战。两军在长平(今山西高平以北)对垒,结果赵军大败,赵括、冯亭战死,其余四十多万赵军俘虏,并被白起全部坑杀,从而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杀戮。在评论这一战事时,司马迁说:平原君赵胜,确实是位风度翩翩的乱世英雄。然而这次他却未能看清大局。俗话说“利令智昏”,才使赵国的四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,国家几乎灭亡。

“利令智昏”,为贬义成语。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为了贪图私利,头脑发热,丧失理智,忘乎所以。

新书架

《战争》

宋倩颖

几万年来,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最大的梦魇,但在这本罕见地融合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智慧的书中,《西方将主宰多久》的作者伊恩·莫里斯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。

这本书涵盖了历史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、地理学、进化生物学,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,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,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的15000年的争斗和暴力,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,再到“美利坚帝国”。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,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,有1/10甚至1/5的人可能会死于暴力。这与相反,在20世纪,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大规模战乱,每100个人却只有不到1个人死于暴力。这都是因为战争,也只有战争打出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,才能够确保稳定,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富庶。

这本书对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,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。如果我们可以说以这一阶段,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。但莫里斯认为,要想知道战争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,必须弄明白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一个古寨,一个用红色山石砌成的古寨,一个始建于明末重修于晚清的古寨,像一枚纽扣,缀在一条河的南岸。

那条河,发源于洛阳南部嵩山伏牛山的南麓,流经汝阳、汝州、郟县、襄城、蜿蜒跌宕250公里的行程后,注入沙颍河,最终汇入淮河。她就是汝河,又叫北汝河。

那个寨子,不同的历史时期,有着不同的名字:水田村、张家堙、朱家注,最终,因它的西寨门靠近泮溪(汝河的一条支流),而恢复了清同治时期的名字:临泮寨。

寨子的前身是始于北魏的一个村子,明末乱世才建了土寨。清道光二十九年,河南省盐运使朱紫峰告老还乡,为防御“豫匪”(太平军)拆掉了明末的土寨墙,耗费巨资修建了全部用红石砌成的寨墙,当地叫它红石寨,号称“汝河南岸第一府”。

汝河中游郟县的山间平原上,陡然这么一座古意苍苍的石寨,着实让我们惊喜。

当初,寨子依水而建,石料取自寨东5公里的紫云山,其色朱红,寓意富

贵;寨子呈椭圆形,其形如舟,意为水涨船高,不惧水患。寨墙高6.7米,宽3~5米,围长1100米,占地7.2万平方米,建有城门楼3座,哨楼5座,城垛800个。

三个寨门,东南门因临近溥渠名曰“溥滨”,西北门因溯临泮溪得名“临泮”,西南门称“来熏”,“来熏”何意?舜帝《南风歌》曰: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方位与名称珠联璧合,透着传统文化的意蕴和民众的美好期盼,真是妙极。

寨外有寨河(杨柳河)环绕,河宽10~15米,河中碧波荡漾,鹅鸭成群,河岸白杨挺拔,杨柳依依,与红石寨墙相映成趣。仁立寨墙远眺,四周苇田似海,每到金秋,芦花飘香,野鸭、锦鸡、白鹤、野兔出没其间。可叹如今,小溪断流,寨河干涸,唯余野草萋萋,再无芦苇遍地野鸭乱飞的景致了。

寨内有东西、南北各两条大街,呈“井”字形交错,均用红石铺地。寨内现存布局完整的古院落,如朱氏祠堂、关帝庙、五虎庙等十余座,古建筑100多栋300余间,多为砖木结构脊坡式单屋或双层瓦房。比如我们游览的朱家

大院,“五脊六兽硬山顶,青砖浮雕莲花脊”,属典型的明清四合院建筑。北京城里现存的9999座古建筑中,明代民居只有一间半,而隐于乡野的临泮寨居然有3间。

虽是战乱年间为求自保而修建,但临泮寨的建筑在注重坚固的同时,并未忽略艺术。比如,每面山墙上皆为整块“卍”字红石透雕而成的镂空花窗,中国传统的“福禄寿喜”文化也得到了充分体现。木雕木刻,随处可见,圆雕、浮雕、透雕,花样百出。坚固大气和艺术之美浑然一体,就像先秦尚武崇文的上人,血性男儿仗剑天涯的凛凛风骨里,一种丰神俊朗的风度与风雅。

临泮寨文风绵长,书香悠悠。明万历年间,朱姓从山西洪洞来此落籍,顺应科举,以诗书求闻达,比屋弦歌,义塾林立,逐渐成为“郟之钜族”,仕宦辈出。除了那些官员、骚客留下的,或刻于红石镶于寨门,或雕于匾额悬于门楣厅堂的楷隶篆篆的真迹之外,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。寨内现存的百余处明清民居中,有八成房子其露在外面的椽子头被点成了红色。什么

意思呢?这是一种褒奖,有过科举经历的人家,才配点做红头椽子。

十年浩劫,郟县拆除100多座古寨墙,但临泮寨却侥幸独存。原因是,恰逢大雨连日,汝河暴涨,红石寨墙把滔滔洪水挡在寨外。(我们感谢庆幸那场洪水同时,也痛惜,那个年代,神州大地多少古书古木古迹古建筑荡然无存,多少传统文化被摧残践踏?)

这些年,临泮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寨中百余户居民,近600口人家,见惯了导演、演员、摄像机的来来去去。央视《走遍中国》《百科探秘》等栏目,先后在此拍摄了多集纪录片,一些电影、电视剧也在此取景。

400余年的岁月,寨外的汝河奔涌着怎样的波涛?寨内的人家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?只有那些坚固依然的寨墙、寨门、城垛、府邸,留存着旧时记忆,只有那些沧桑的古桥、老树、瓦松、古井、石碑,以各自的方式阐释着古寨春秋。

远山脉脉,流水汤汤。临泮寨,停泊在汝河岸边,掩映在杨柳荫里,荡漾在芦苇丛中的一条旧船,满载着旧时的风物和逝去的光阴。



听泉图(国画) 范扬

掌故

什么是“外一首”

陈永坤

在文学体制上,内外对称,自古有之。古代经学家们把那些专门用来解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的书称为“内传”,而把广引事例推演本义,或写正史所不载的逸闻逸事的书统称为“外传”。论著中的主要部分是要旨所在,称为“内篇”;“外篇”则属余论或附论性质。目前,文学作品中的“外篇”(或首、章)即由此演化而来,指作品主要部分完成以后,作者诗兴未艾,便另作一篇(或首、章),观感宏阔,触类旁通,来进一步阐发和抒写作者在作品主要部分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。用于诗歌,为“外……首”;用于散文,为“外……篇”;用于小说,为“外……章”。

知味

滚煎饼

马浩

滚煎饼是特殊时期的产物,缺粮时,山芋是主食,山芋这东西适量吃点,好吃,若每天睁眼闭眼都是它,就可想而知了,山芋在胃中产生大量的胃酸,伤了胃,滚煎饼便应运而生了。

滚煎饼的煎饼原料是山芋,准确地说,是山芋干,为了便于储存,通常是把鲜山芋刨成片,晒干,俗称山芋干。把山芋干在石臼中舂成碎粒,用以煮稀饭,糯糯的,合胃口,把山芋干泡发切碎,上磨磨成糊,挤去水分,便是滚煎饼的原料。滚煎饼是烙煎饼的一种,一般情况下,山芋要掺细粮,否则烙不成煎饼,再说,烙煎饼相较滚煎饼费火。

烙煎饼与滚煎饼的最大区别,就是烙煎饼时,铁鏊子放在地上,而滚煎饼,则把铁鏊子悬空在锅腔上,柴草接触空气的面大,容易燃烧。

滚出来的煎饼,皮薄,色如春茧,质地酥软,看着就有食欲,不足处,没什么营养,因为山芋糊经过挤压,山芋淀粉随着水分被挤了出来。好在,淀粉沉淀之后,制成凉粉,凉粉做成菜肴,以佐煎饼,有菜有饭,饭菜同源,也算是能量守恒了,这也算是滚煎饼的一大特色。

滚煎饼,一般是两人配合来做,一人烧火,一人滚,无论是火候的掌握,还是滚煎饼的手法,都是有一定学问的,是件技术活。

滚煎饼,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,已成了过往。时光滤去了生活的艰辛,苦涩,封存于记忆里的多是美好、感恩,或许这才是生活本身的滋味。

随笔

闲话士人

孙青瑜

以继承为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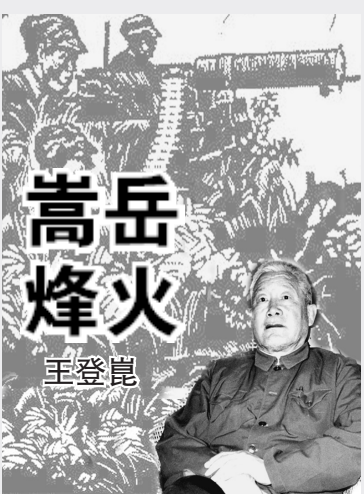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上除了春秋时期的士人阶层雄壮之外,魏晋时期的士人也不简单。那一时期的名士有:何晏、嵇康、张华、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郭璞、谢灵运、鲍照等,多为精通“三玄”的饱学之士,也是魏晋玄学的主流砥柱。如何晏、王弼、嵇康、阮籍、向秀、郭象等一大批玄学家。除了玄学一脉,魏晋士人还掀起了“隐逸之风”,其代表人物为谢灵运,后来又出一个陶渊明,一首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将中国士人的隐逸热情推得高涨好多年。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到底有多少,到底是多还是少?是一隐到底,还是欲隐还出?都无法统计。

前几天,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微文,发现作者在文章中称“士”解释为“知识分子”,不由暗笑。因为这种解

释显然是错误的,所以看到这里,我索性不看了,因为下面的内容肯定会随着概念的理解错误而一错再错,一直错到一谬千里。也就是说士人到了魏晋时期,文士的数量不但猛增,还出了很多饱学之士,这些士人不但饱学,还有很多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“角儿”,文士这个特殊的士人团体里同时“拱”出那么“名角儿”,其影响力自然就盖过了其他士人。也正是文士人数的火速增加,以及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显著成就,造成后人单凭感觉而对“士人”二字在断章取义的不良。当然,错误不止那篇微文的作者,我继而又查了“百度词条”,又看了易中天在博文中对士人的解释,得到的都是一样错误的答案。

士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,不但人员结构广博而杂乱,社会地位也参差不齐,绝不是单指知识分子。因为历代文献中,光以“士”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,粗略统

连载



嵩岳烽火 王登崑

在白坪、马峪川一带继续“扫荡”的登封、禹县的伪军,抢掠民财,吊打群众、派粮派款,奸淫烧杀,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白天四下抢掠,夜晚怕我们袭击,都集中龟缩在马峪川的瓜湾寨上。这部分伪军主要是登封县的孙长海、孙玉印的100多人,禹县那富昌的100多人,大冶的杨洪军的七八十人。这些地头蛇比日本人还要害人。他们人熟地熟,对我们的威胁很大。他们很快搞清楚了我们一区队的情况和地方上的活动情况,并把在这一带活动的徐合亭同志和唐丙乾同志抓去了。他们向马峪川一带的村子发出通知,要在18日集市上锄死徐、唐两位同志。这一带群众盼望着我们大部队的赶回来消灭敌人,救回亲人。

敌人司令率三十五团摸出重围,打了几个胜仗后,就把部队隐蔽在禹、密、登三县交界处的苍苔山上,接着派侦察员掌握了瓜湾的情况。晚上,部队来了个急行军,在午夜以后已将瓜湾寨包围了,拂晓开始对瓜湾寨进攻。敌人仗着寨高人多,企图死守待

援。孙长海手下有个打手,叫刘五升,是土匪出身,枪法很准。他在登封数次反“扫荡”斗争中的一次较大的战斗中,取得的一次较大的胜利。徐合亭、唐丙乾被救出来了,被抓的很多群众也得救了。

瓜湾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吓破了胆。他们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,再也不敢轻易地向根据地进攻了。瓜湾战斗,八路军打出了威风,给登封及周围几县的群众增添了必胜的信心。群众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。

争取张老六 1945年1月,王树声司令员率大部队到达豫西。同时,王震司令员率三五九旅南下湖南,也从豫西经过。登封县的大梨坪、马峪川一带及临汝的大峪沟,都住满了八路军。群众纷纷传说:“八路军来了几十万人。”

瓜湾战斗打死了100多人,打伤100多人,俘虏100多人。这是在登封数次反“扫荡”斗争中的一次较大的战斗。徐合亭、唐丙乾被救出来了,被抓的很多群众也得救了。

瓜湾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吓破了胆。他们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,再也不敢轻易地向根据地进攻了。瓜湾战斗,八路军打出了威风,给登封及周围几县的群众增添了必胜的信心。群众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。

一天傍晚,县委书记张立志同志引我到箕山马家崖,在路上他对我说:“日本人在郑州、洛阳

先坐下休息一会儿,我们也要马上出发了。”没多久,我和专员跟大部队到三十五团,向北沿着山间小路前进。山路崎岖,天黑难走,天空又飘着雪花,当部队走到箕山北头时,队伍停了下来。经询问,是找的向导不熟悉下山的道路,我就对专员说:“我家就在山下面住,这一带的山路我熟,让我来带吧。”专员给王成汉团长讲了后,决定由我带路继续进军。我带着部队从李家庄经马窑、陈家门走到了朱家窑。在那里,部队找到了新的向导,于是我就又随同行军了。我们过了颍河,又经过蒋庄到大桥沟宿营时,天就快亮了。

欧阳专员同王成汉团长、马毅之政委同住一个院子里。稍微休息一下后,他们把我找去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。我向首长介绍说,这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:大桥沟东边不远有个煤矿,有五六百工人,是上庙徐子洪和徐老六共同开办的。徐子洪曾当过国民党的书记长,他手下有30条步枪。前一段,队伍集中起来住在祖师庙里,最近这一段解散躲进来了,

很可能就藏在这个煤矿里。东北离大冶10多公里是杨香亭的老窝。东面7.5公里是王村,这一带8个保,是张老六的地盘。他手下有50支步枪,1挺轻机枪。他受杨香亭支配,但是第一次扫荡和第二次扫荡,他都只出来应付了一下;第一次到马峪川就转回来了,第二次到石羊关就回去了。日本人在王村一带强奸妇女时,被他们捉住偷偷打死扔到煤窑洞里了。西北离芦镇店15公里,有10条步枪,1挺机枪。

听完我的介绍后,首长就对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。欧阳专员跟我个别谈了很久,很多,讲了全国抗日战争形势,也讲了我们豫西地区的当前形势和任务,最后讲到登封县已经建立了第一区和第二区,县委准备在这一带建立第三抗日区政府,以背靠第一区,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情况。讲到这里,专员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我:“你看这一带建立三区,把这一带抗日活动搞起来行不行?”我想了想说:“行。”专员说:“你讲具体点。”我说:“徐子洪已把队伍解散了,他的枪支是

费庄、庙庄、石羊关三个保的民枪,趁现在的有利形势,可以叫他们交出来,组织民兵使用。张老六可以争取他中立,搞得不好还可把他的队伍争取过来。对杨香亭、杨洪军、刘光华要打击,最好把这些民族败类消灭掉。”我说完之后,专员点点头说:“你再考虑一下,我们是否马上就找徐子洪、张老六谈判。”

晚饭时,队伍从大桥沟出发,过了颍河,当晚部队就宿营在上庙庄和下庙庄。上庙庄大多数都姓徐。团部就住在徐家的客房院内。

第三天,县长宁治国也来到了上庙庄。专员、县长和马政委三人对我说:

“县委决定在这一带建立第三区抗日区政府,由你任抗日区长。”

“我没有经验,年纪又轻,怕搞不好。”我说。“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,你大胆搞。”专员说。